



我不敢爱，因为我怕我爱的人死在我面前；
我不敢恨，因为恨会令我做错事。



异 度 空 间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生咒/南无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10. 2
(444 异度空间 · 第 12 辑)

ISBN 978-7-5453-0337-7

I. ①长…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03413号

长生咒

南无 著

策 划: 光 南

责任编辑: 帅 云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s.net

E-mail: zhcbs@zh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9.125 字数: 600千字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337-7

定 价: 69.00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001/ 第一章	遗物
011/ 第二章	始皇秘辛
027/ 第三章	彝家风情
041/ 第四章	文身之秘
051/ 第五章	死寨
067/ 第六章	死亡回忆
077/ 第七章	暴走扭角羚
087/ 第八章	史前巨鸟
097/ 第九章	狼血沸腾
109/ 第十章	兄弟重逢
119/ 第十一章	笼斗
135/ 第十二章	身世
147/ 第十三章	树神之谜
157/ 第十四章	地动山摇
169/ 第十五章	山中世界
179/ 第十六章	重建天日
191/ 第十七章	来龙去脉
203/ 第十八章	妖物横行
213/ 第十九章	蚊患！奔逃！
223/ 第二十章	彼岸的法门
233/ 第二十一章	阿奴沙耶果
243/ 第二十二章	地球意志

欢的一件事便是悠闲地躺在上面看书。

幽无将头靠在椅背，轻轻摇了摇，太师椅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重新闭上眼睛，幽无静静地听着熟悉的吱呀声，希望这样便还能看见父亲的身影。

奇怪的是，方才梦境中的一切却总挥之不去，特别是那张老人脸和将醒时婴儿的啼哭，直到现在还清晰地在他脑中回荡。

“难道是这几天没休息好？”幽无皱了皱眉，随手拿起茶几上的报纸，希望找到一篇无聊的娱乐新闻将梦魔驱散，但目光却自然而然地落在已经看了无数次的那篇报道上。那是篇本地市内新闻，篇幅不大，标题却让幽无揪心：《市图书馆大火，管理员殉职》……

幽无的父亲幽治是一名普通的图书馆管理员，当然，“普通”只是外界对他的看法，也可说是幽治刻意留给外界的印象，作为儿子的幽无却很清楚父亲身体里蕴藏的秘密：跟发动机较量的怪力可能不逊于猛兽；全力奔跑的速度或许能让博尔特汗颜；身体的柔韧性和敏捷度让人联想到猎豹；还有那蟑螂般的反射神经……太多了，对普通人来说，幽治身体上的优势太过明显，甚至显得怪异。

当然，这些身体优势或许在极少数经过残酷军事训练的人身上也能部分体现出来，但要说一个人从来不进行任何专业训练，其身体素质便能达到甚至全面超越最顶尖的特种兵，这样的事，用“怪异”来形容恐怕还不够恰如其分。

不知是幸或是不幸，这种怪异特质甚至还能够遗传！幽无清楚地记得，小学三年级时，由于被当时六年级的“校霸”取笑自己是个没妈的孩子，火冒三丈的他单手提起比自己高一个头的“校霸”随手便仍出三四米。幸而有刚汲取了雨水的湿润草坪做垫，“校霸”只是擦破了几块皮，左手脱了臼，没什么大碍，但其心理的震撼和恐惧却无处宣泄，很洒脱地尿了裤子。由于当时围观者众多，还有多名小朋友被吓哭，影响极其恶劣，这件事的后果也很明显，幽无被迫转学。

出乎意料地，幽无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受到严厉的体罚，但作为父亲的

幽治处事却开始变得谨小慎微，性格也越来越内敛，他似乎意识到，这里不是武侠世界，要想在这个社会生存，让身体归于“平凡”才是最好的方式，自此便辞去某大型房地产企业老板贴身保镖一职，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做了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而幽无及其妹妹幽柔也被时时告诫要低调做人低调做事，绝不能让自己显得太过异常。

幽柔是女孩子，当然不想给人留下“女金刚”的印象，生性调皮的幽无可就憋得有些难受，但接连闯祸几次之后便也学乖了。一家三口就这么过了二十多年，幽无曾无数次问起这怪异的“家族遗传体能”之事，每次都被幽治厉声呵斥，久而久之，幽无也不再问，但他从幽治不安的眼神里还是看出，父亲一定在隐瞒些什么！

久远的思绪被肚子发出的咕咕声拉回现实，父亲葬礼的事让他忙坏了，心情糟糕的他这几天除了喝水，几乎没吃任何食物，而如何把父亲突然逝世的消息告诉在外地上大学的妹妹，更是让他大伤脑筋，身心俱疲的他真希望这一切就是一场梦。

再次仔细看了父亲殉职的报道，幽无眼睛有些湿润，直到现在他也不相信一场小小的火灾就能夺取父亲的生命，但这几天调查来的事却又不断地掐灭他徒劳的妄想。幽无意识到，从今往后，自己就要和妹妹相依为命，母亲因为生幽柔的时候难产而死，现在父亲又不在了，那些从前自己想从父亲嘴里套出的秘密，变得一文不值，剩下的，只有生活。

幽无将手上的报纸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起身来到书架前。他决定暂时搬到幽柔上大学的城市去居住，一来告诉她父亲的死讯，二来也想离她近一些。现在妹妹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在走之前，他决定带几本父亲生前喜欢看的书，以作慰藉。

打开书架的玻璃窗，幽无随便抽了两本，待抽到第三本时，手里的感觉却陡然有些异样。那是一本硬皮烫金字精装版《水浒》，大概有三指厚，照理来说重量至少在三斤以上，但手感告诉幽无，这本看似笨重的大部头书绝对超不过一斤！

“好像是空的。”幽无脑中一闪，轻轻揭开厚厚的书皮，果不其然，“这

异的，是父亲幽治的一身打扮。照片上的幽治上身套一件黑色窄袖镶有花边的右开襟上衣，下边穿条湛蓝色多褶宽脚长裤，脑袋上还严严实实地裹着方黑色包头，更奇怪的是包头右前方突突地支着条长锥形结，像极了古时孩童扎的“冲天辫”。这造型，很明显是某个少数民族男子的典型装扮。

“老爸挺懂生活的，到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还不忘弄套当地服装来过瘾……”幽无下意识地想。但再仔细看了会儿，又觉得不怎么像是旅游时的留影。从影像质量和磨损度来看，这张照片起码有二三十年的历史，这点从照片上幽治那比幽无还年轻的容貌上也能得到佐证。二三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才刚起步，整个社会基本还处于求温饱的时期，有钱有时间到处旅游的不多，照片上幽治那憨厚朴实的笑容也让幽无确信老爸绝对不是属于“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而且幽治那身少数民族打扮也实在太合身了，幽无直觉想父亲绝对是经常穿着那套行头！

这么说老爸是少数民族的？不对啊，“幽”这个姓氏虽然比较少见，但绝对是汉姓，如果说是为了方便融入社会后来改的，为什么偏偏挑如此生僻的姓氏，姓李姓张不更加“汉化”么？老爸他究竟还掖着什么秘密？为什么我们一家人的身体都跟普通人不同？为什么我们家没有任何亲戚？为什么母亲生前的事他又从不吐露半点？……因为一张照片，萌生太多问题，新的旧的疑惑盘根错节纠缠在幽无心头，剪不断，理更乱。

最后，幽无断然停止了自己无意义的猜测，既然暂时理不清，那就先放下，他并不是个硬钻牛角尖爱拱死胡同的浑人。

幽无将两张照片揣进上衣口袋贴身放好，接着拿起《水浒》盒中的笔记本。此时的幽无并不知道，就从这一刻开始，他将踏上一段险象环生、不可思议的奇诡旅程。

手中的笔记本很薄很轻，光洁的纯黑色封皮在透窗而过的阳光照射下，泛着些微刺目的白芒。翻开第一页看清上面的内容时，幽无显然有些吃惊，因为从内容上看，这分明就是父亲幽治的日记本。

幽无从来也不知道父亲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原本还在为父亲临走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感到伤感和遗憾，而现在竟得到这份意外的收获，心里顿

时泛起涟漪：里面说不定记载有和自己身世相关的内容；说不定母亲生前的事也会记录一二；运气好的话，或许还能了解到父亲真正的死因！（即使证据确凿，但潜意识里，幽无始终无法相信超人般的父亲会死于一个小小的意外事故）

幽无坐回太师椅，怀着忐忑和期许的心情，开始翻看日记内容。

就笔记本的厚度而言，幽治写日记的次数应该不会太频繁，这点从各篇日记的间隔时间也可以看出。其中记载的，多是有关幽无幽柔两兄妹成长的事以及一些个人生活感悟；此外，幽治对自己心态及性格的转变过程也有少量的描述。

幽无看得很仔细，但笔记本几乎翻了快三分之二，依旧没有找到半点自己希望发现的秘密，在对父亲的爱感动之余，收获更多的却是失望。正值其心情低落时，一阵《梨园英雄》的音乐声飘起，手机响了，幽无拿起看了看来电显示，是李略。

李略是幽无大学时的校友，两人在校园论坛上的一家骑游俱乐部认识，由于志趣相投，性格上也互相欣赏，再加上“老乡”这层关系，很快便成了好朋友。毕业后的两年中，两人也从没间断联系，经常一起组织些旅游、登山、探险等活动。

李略家庭条件相当不错，父亲是名牌大学的考古学和历史学教授，国内知名的考古学家、文物鉴定的权威，动不动就上电视开讲座；母亲则是一家中型企业的老总，手下几百上千人，在当地也算是纳税大户，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生长在这样一个强势的家庭，年轻的李略根本不用为生计烦恼，旅游和网络几乎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

与李略“臭味相投”的幽无虽然经济条件没法相提并论，但“自由撰稿人”这份特殊的职业，决定了其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不逊色于他，因此，两人一旦有了出行的目标，第一个想到的必然是对方。而这一次的来电，幽无心知李略多半又有了新的出行计划。

果不其然，幽无刚按下接听键，电话那头便传来一阵兴奋且冒失的声音：“快！快收拾行李到我这来！咱们明天一早就出发，这次绝对不让你

失望！哇哈哈好地方啊好地方！”

幽无想像着电话那头李略手舞足蹈语无伦次的样子就想笑，但现在他哪有心思去玩，叹了口气道：“下次吧，我没心情，明天我要去看我妹妹。”

“哦，我的宝贝柔柔怎么了？”李略以为幽无在开玩笑，开始肉麻地逗趣。

“滚远些，什么你的宝贝柔柔，那是我的柔柔，呵呵。”幽无被李略这么一逗，心情好了不少。想了想，还是告诉了李略自己父亲意外身亡的事。

电话那头先是传出无法置信的惊愕声，随即是一阵沉默。末了，李略宽慰了幽无几句，说了些节哀顺变之类的客套话，虽然听着是在安慰人，但语气中却透着明显的失望。

最后，还不死心地追问一句：“你真不去？”在得到幽无肯定的答复后，叹息连连，临挂断电话时还自言自语地嘀咕，“可惜啊，墨瀑沟、麒麟眼，这么好的地方，你要是知道那里藏着什么秘密，你……”

推脱掉李略不合时宜的邀请，幽无重新拿起父亲的笔记本，这次他跳过了一些内容，直接翻到最后几页，一开始仍然没什么，但待其读到倒数第三页时，他捧着笔记本的手不自觉地有些颤抖。

幽治的这页日记很短，笔迹异常潦草，内容也有些杂乱，幽无想像得出父亲在写这篇日记时的心浮气躁和恐慌。

4月20日

不正常，太不正常了！怎么会一夜之间多了这么多皱纹和白头发。这事……怎么会完全没有征兆？莫非是得了报纸上说的衰老症？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我是飞来村的人，受树神庇佑，怎么可能患病！从小到大我都没得过任何病，我甚至从没见过任何其他族人得病，我们的身体，应该是与疾病绝缘的啊！就连儿子和女儿都没得过哪怕是感冒这样的小病。

衰老症？真是笑话，笑话！

不行，我得冷静些，暂时不能让儿子看出什么来，对，先去染发，好在乖女儿不在，把儿子瞒过去就行了，过几天，一定会好的！

第二章 始皇秘辛

看完最后一篇日记，幽无的心按捺不住地剧烈跳动，捧着笔记本的双手兴奋地颤抖！如果说之前两篇日记留给幽无的只是一层叠一层的疑惑，那这父亲留在纸上的最后记述却将幽无抛进了无比激动狂热的旋涡之中，令他的思维几近停滞。

“哈哈，果然没死，老爸果然没死……”幽无再也抑制不住狂躁的兴奋，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几天以来悲伤、绝望、烦躁、沉重的心情以及纷乱纠缠的思绪，统统被父亲最后那极具震撼性的只言片语踢到九霄云外，化为喷薄而出的激动。

虽然日记上并没有确切地说明幽治只是“装死”，但字里行间所掩藏的意思却已让这一事实表露无遗，聪明如幽无怎可能不一眼就看出来。

很明显，父亲的确还活着，他只是去一个叫墨瀑沟、麒麟眼的地方找那什么树神治病。想到这点，幽无就止不住地兴奋，这兴奋不光是因为得知父亲还在人世的消息，更有对即将探索神秘未知世界的期待。

“墨瀑沟”、“麒麟眼”？这两个词仿佛有些耳熟，应该在哪里听过。幽无蓦地想起方才李略在电话中稍有提到。一念及此，幽无立刻放下笔记本，迫不及待地拨通了李略的电话。

用？”

“叫你看内容，其他的你管那么多干什么？”李略气不打一处来。

“不用了吧，看书名我就知道大概内容，无非就是古时候某个文人写的有关秦始皇的野史，基本上就是些花边新闻什么的，这老兄竖着写，又是手抄本白话文，还没标点，看起来肯定头痛，我现在是又累又饿，你还是饶了我算了。”幽无这几天本来就没休息好，哪还有精力看小说。

李略心知幽无的确为父亲的“丧事”身心俱疲，只得将《始皇秘辛》抓过来，翻到大概三分之二的地方，硬塞到幽无手里道：“那就看看这里，我先去厨房随便弄点吃的。”临走时忽然想起什么，又转头对幽无提醒道，“这是我从我爸那里偷出来，自己悄悄复印的，但他那里也只是复印本。你可是知道我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如果只是小说，他可不会把它和那些宝贵的研究资料放在一起。”

听李略说起这本《始皇秘辛》的来源，幽无陡然来了兴致：既然这本书是从知名考古学家的研究资料中“淘”出来的，必定不只是小说那么简单。念及此，幽无收敛起怠慢，开始细细阅读李略给自己指定的内容。

长生篇 海外有三仙山，曰蓬莱、方丈、瀛洲，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为官阙……当其时，秦王嬴政并吞六国，横扫八荒……时有齐人徐福进言，愿为始皇求得不老神药……

《始皇秘辛》“长生篇”前半部讲的是方士徐福入海寻药的事。这在幽无看来，实在算不得什么“秘辛”，现在几乎是个人都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骗子徐福带着秦始皇这个冤大头资助的人力和财物跑到日本九州岛去做了土皇帝。而这本《始皇秘辛》所载的内容和民间流传的也出入不大。

幽无草草地看完“长生篇”的上半部，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异之处，但当他耐着性子读到下半部时，书中展现的内容却让他渐入痴迷。

“长生篇”下半部大概意思是秦始皇被徐福骗人骗钱后，盛怒之下对术士大开杀戒，但日渐衰老的身体却让他时时断不了求仙问药的念头。终

于，在方士卢生、侯生等人的怂恿下，秦始皇重新走上了炼丹问药的老路。而实际上，在这些方士之中，大多仍是骗取公款吃喝玩乐的“大忽悠”，秦始皇在他们身上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然而，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坏鸟，自然也有好人。在骗子横行的众多方士中，依然有一小拨精研五行，精通“太乙、奇门、六壬”三神式的正统术士，这些人在得到政府资助的财物后，并没有拿公款去吃喝嫖赌，而是深入钻研占卜炼丹等专业技术，同时派弟子门人至名山大川寻访仙人和奇药。

“这就对了，我还纳闷秦始皇找神仙和不老药怎么老往海上跑，海上不成试试陆地也不错啊。”幽无自言自语，显是已相当投入。

继续看下去，幽无感觉重点来了。

某天，蜀中一位名叫“祝鲲”的方士找到秦始皇，说道洪荒时，天外飞来一块巨石，落在蜀中西南部。那巨石险峻挺拔其伟如山，又道山中有处阆苑仙境，其内长满奇珍异草，飞禽走兽繁多，形貌也与外界大不相同。更绝的是，山中还有一棵参天巨树，被当地森林土著奉为神明，土著称其为“阿奴沙耶”树，意为“遥远的彼岸”。谁能到达“彼岸”，找到“阿奴沙耶”，谁就能得长生，与天地同寿！

“阿奴沙耶”擎天而立，高五百丈，需数千人合抱，披万仞金光……

看到这里，幽无“扑哧”一下笑出声来，摇头自言自语道：“高五百丈，那不是扯淡么，数千人合抱，那是什么阵仗！还放金光？要真有这样的树，除非是长在深海底，不然根本没法隐藏，还用费心去找吗……”幽无曾经在报纸上看过，世界上最高的树也不过一百多米，以秦朝时 2.77 米换算为一丈看，无非也就是五六十丈。

五百丈，长山上的话，那得捅破天了！

继续看下去，幽无的笑容却逐渐僵在了脸上，他这下终于知道为什么李略非要自己看这些内容了！

“你才是土著！”

“不是土著就是妖怪，用妖怪的身体来形容你最恰当哈哈！”

“你和妖怪称兄道弟，也不是个好东西……”

.....

在电脑上查了些相关的资料，幽无对墨瀑沟也有了些了解。

既已卸下包袱，又确定了目标，幽无心里也再没一丝牵挂和憋闷，躺在李略家宽大舒适的客床上美美地睡了一觉。

翌日清晨，天边刚翻起鱼肚白，二人便已张罗着出发。此行李略还叫上了同城的两个驴友，都是往日穿越、登山等户外运动的伙伴，彼此早就熟悉。

其中一个叫康凯，年纪比幽无大两岁，二十六。面相刚毅，长得有些像再年轻几岁的胡军。身形魁伟高大，跟一米七八的幽无站一起都还冒半个头。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却长着一副铜铸铁打的东北身板，棱角分明充满张力的肌肉常常引来女孩子赞叹的目光，其性格也同他的外形差不多，沉稳大气，稳重成熟，但却少了些年轻人的朝气。

另一位仁兄金大勇则与康凯彻底相反：火柴棍般又瘦又小的身躯足以让人质疑他的人类基因，黑炭般的皮肤让人不得不从五官轮廓来分析其人种，一张小脸倒是长得很亚洲，但面黄肌瘦一脸菜色的模样极易令人联想到非洲难民。这样的人如果只叫其名字实在是极大地浪费资源，但猴子等俗气的称谓又实在配不上其风采。有次几个朋友一起看电视，电视上正播放一期有关亚非拉美落后地区生活状况的专题节目，画面上那些瘦弱饥饿的贫民窟居民与其神态形貌极为相似，幽无灵光一现下果断地将“亚非拉”这个光荣的绰号授予金大勇，获得包括金大勇本人在内的一致好评。

感受这两人站在一起给人的震撼，有时候不得不令人慨叹大自然造人的神奇。

康凯与亚非拉是相约一起到的，两人背上都背着一个旅行背包，装满了野外生存和生活用品。待幽无和李略二人准备妥当，四人一车便借着尚

念叨，这话一出又引起一阵捧腹，幽无啐了一口笑道，“废话，现在闹经济危机，生意都不好做，再加上昨天怪事一出又吓跑不少人，好不容易有客上门，她们能不笑得甜吗。”顿了顿又板起面孔“质问”道，“老实交代，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此话一出，康凯和李略也跟着起哄。

“报复！你小子绝对是报复！”亚非拉指着幽无夸张地怪叫，“我不就是在车上说你对那个刁蛮妹妹念念不忘么，你现在这是要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是不是！”

“少给我转移话题，好，不承认是不是，那我把她叫过来，当场对质一下！”幽无故作严肃，向刚才那彝家少女招招手，示意他过来。

“喂，你来真的啊？”李略在幽无肩头打上一记老拳。康凯也奇道，“你平时没那么疯的，今天吃兴奋剂了？”而当事人亚非拉一看幽无真的把那少女叫了过来，急得抓耳挠腮，指着幽无“你你你……”地不知道说什么好。

彝家少女依然挂着招牌的微笑来到四人面前，亚非拉以为幽无真要给他“说媒”，歪着头根本不敢看那少女，要不是他皮肤黑，此时肯定脸红似关公了。

“你好，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幽无英俊的脸上挂起迷人的微笑，单刀直入地问道。

彝家少女显然料不到客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先是愣了愣，但随即便回过神来，落落大方地笑笑道：“我叫邛莫小英。”声音颇为甜美。

幽无点点头：“那好，小英，有件事我想请教你，我们想去沟内的麒麟眼，不知道你对那地方了解多少？”

听到这里，神经紧绷的亚非拉才算松了口气，李略和康凯也才恍然大悟原来幽无把人叫过来是想问这个事，看来还不算玩得太过分，这才是正常状态下的幽无啊：爱开玩笑，但懂得分寸；看起来玩世不恭，却从不耽误正事；外表闲散随意甚至偶尔还有些神经质，实则却有着超乎寻常的冷静和敏锐的洞察力。

李略三人一看幽无开始谈到正事，便也收敛好心神，齐齐看着邛莫小英，看她会透露些什么。



幽无等人闻言大喜，立即询问罗牟寨的情况，但邛莫小英对罗牟寨的描述却让众人大感诧异。照她所说，罗牟寨扎根于麒麟眼附近一座未经开发、险峻陡峭的高山——螺祭山山腰之上，不仅不通公路，而且去途多是攀附在崖壁上的险窄小道，荆棘横生，湿滑难行；不仅如此，还得攀爬数处悬吊在陡崖边的天梯。即使顺利进寨也不会好受，罗牟寨不通水不通电，夜间照明还得用自制的柴油灯，食物几乎三餐都是烤土豆与腌腊的野味……那里与旅游开发区游人如织的彝寨相比，根本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听得墨瀑沟里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幽无四人在大感头疼之余仍啧啧称奇。当即邀请邛莫小英作为去罗牟寨的向导，邛莫小英料想不答应的话恐怕没法脱身了，想了想，对众人道：“罗牟寨我也没去过，这样吧，我让我妹妹邛莫阿依明天一早陪你们去，她去过几次。”

幽无等人一听大喜，当即对邛莫小英表示十万分的感谢，“大款”李略掏出一千元钱非要塞给她，她涨红着脸死活不要，越发显得善良淳朴。无奈之下，四人只好将无尽谢意化为滔滔不绝的赞美，什么貌若天仙、清美绝伦、蕙质兰心、冰雪聪明、冰清玉洁、秀外慧中、贤良淑德、勤俭持家……只要是形容美女淑女的词汇不管合适不合适一股脑儿地抛向邛莫小英，邛莫小英哪见过这等阵仗，猝不及防下，吓得花容失色，飞也似的逃离了幽无这群疯子的地盘。

胡闹了半天，送走甜美的邛莫小英后四人才被桌上的彝家美味所吸引，四个大男人开始夸张地扫荡桌上的饭菜。幽无康凯自不必说，战斗力与体形基本匹配，李略也不是省油的灯，就连小黑豆亚非拉都展现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磅礴气势。一番风卷残云，几度换盏推杯，在众多彝家小妹瞠目结舌的表情中，四个人间凶器终于完美结束战斗……

既然来到温泉山庄，少不得要是要去泡一泡的。蕴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天然温泉水，是调剂身心、缓解疲劳的天然按摩师。闭上双目，融入微烫的温泉中，将身心交付于汩汩的泉水，彻底洗去泥泞与疲乏，不得不说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庞，红彤彤，光灿灿，那红是内心最真实的悸动，那光是灵魂深处对珍爱的渴求；在令人眩晕的转动中体味狂野，在婉转悠扬的歌声中品尝真实……

这就是彝家人的热情之火，这就是彝家人如火的热情！

舞毕，男女欢畅跳跃着嬉笑追逐良久方始散落而坐，邛莫阿依陪着幽无等人坐一处，却不见了邛莫小英。正在几人张望四顾时，一把婉转清扬的动人和声随山风飘过，随之出现的，是盛装而来的几名彝家妹子，邛莫小英赫然便在其间。她们跳着、唱着情意绵绵的朵洛荷，炽热的激情在旋转的裙带间翩然飞舞，感染着场中的每个人，人们站起来呼喊、鼓掌、吹口哨，甚至怪叫，不顾一切地发泄他们的激情和兴奋，将火热的气氛推到最高点！

“我阿姐真漂亮，你们说是吧？”邛莫阿依甜笑着问四人，早就看呆了的几个花痴忙不迭地点头以示赞同。

“其实今天的人很少，还没有平常的三分之一，要是往常，这之后还有斗羊、斗牛、赛歌、选美这些活动，今天可看不到了。”邛莫阿依有些遗憾地说道。末了还加上一句，“都是麒麟眼的怪事闹的。”

听邛莫阿依主动说起麒麟眼的怪事，幽无心道正好可以再打听些麒麟眼的最新情况，便开口问道：“麒麟眼内的大雾真的完全消失了吗？”

“啊，说起这个还真是奇怪呢！”邛莫阿依发出一句脆生生的感叹，“本来前天夜里的确是消失得干干净净，但今天一早有人发现，山谷里的雾突然又出现了，而且据说比以前还要浓得多，甚至……连谷外的森林，有些以前本来没有雾的地方，现在都被大雾遮住了，看起来挺吓人的。”

“这下可难办了……”幽无四人心里齐齐冒起这个念头，本来他们之前还在庆幸麒麟眼里的雾全部消失，为进谷减少了不少危险，但现在看来，此行的难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是大大增加了。不过即便如此，四人闯麒麟眼的决心却没有丝毫减弱。

“我的妈呀！照阿依这么说，那麒麟眼里的雾搞不好是在逐渐往四周扩散！”亚非拉突然咋呼道，“我在想要是这些雾不停地扩散下去，会不会有一天把地球表面全部都遮盖了？”



碰”的厚厚外衣。

“罗牟寨的人怎么会挑这么个地方住，他们不觉得麻烦吗，为什么不搬到交通方便点的地方？”李略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发着牢骚。他们现在的位罝尚处于螺祭山的山脚下，但山道之难行已经让他们步履维艰。

“他们祖祖辈辈住在这里，从来没想过要搬走。”邛莫阿依解释着，用手中的树枝拨开身前一团带刺的藤蔓。

“呵呵，要是他们搬走了，我们找谁带路去？该感谢他们的保守。”幽无笑着调侃。

前边带路的邛莫阿依突然回过头来疑惑地问道：“带路？你们找罗牟寨的人带路？去哪里？”此时的邛莫阿依并不知道幽无他们要进麒麟眼，她姐姐邛莫小英只是让她做幽无一行去罗牟寨的向导。

幽无知道自己无意中说漏了嘴，立即笑着摆手道：“没什么，只是想找个罗牟寨的人带我们在山寨中参观下。不过这路……确实太难走。”虽是掩饰撒谎时的不自然，倒也是实话，他体质非凡，虽然身体丝毫不觉得劳累，但脚下湿滑的感觉令他十分难受。

实际上，现在幽无一行脚下踩踏的地方，几乎根本不能称为“路”，根本就是一条泥泞难行的林中小道。一路上，杂草野花横七竖八密集丛生，带刺或长着长毛的荆棘满地纵横；四周是高大的不知名树木，繁茂的枝叶几乎遮盖了所有的光线，树上落下的老叶和各种各样不知名的野果，被昨夜的瓢泼大雨冲刷浸泡，就那么集体腐烂在草丛里，同泥土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发出阵阵异臭；而前方随时都有倒下的枯枝烂木阻碍行进的速度，还时不时会有一些山鼠、猕猴、灌类、野鸡、山鹧鸪甚至毒蛇等大大小小的飞禽走兽在灌木丛中穿行跳跃，有时候它们突然出现，会吓得人直趔趄，幽无一行便在雨后湿滑的草地上不知摔了多少跤。

五个人在崎岖的山道上艰难攀行着，所幸沿途也并非全是那种让人憋闷的景色，不时也会出现一些美妙的景致让人赏心悦目：粉红柔美的杜鹃花、形如白鸽的珙桐、颀秀挺拔的箭竹、高耸入云的百年古杉，以及水青树、青檀、自辛树、银叶挂、峨眉黄莲等诸多奇珍异草，实让众人大饱眼